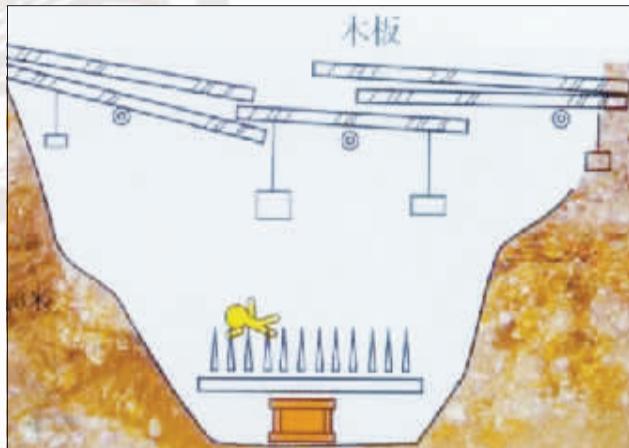


□记者 孙钦良 百年风云洛阳铲(3)

河洛  
春秋

河洛民间习俗(13) □记者 孙钦良



# 古墓防盗藏玄机 暗算无常死不知(上)

## 有盗墓就有反盗墓

古人防盗墓，分为主动防御和被动防御、静态防御和动态防御，其中机关很多。洛阳发掘的多是汉唐墓，一般为砖木结构，且多为抢救性发掘（即被盗后被迫进行保护性发掘），墓中鲜见防盗设施。

但民间传闻：洛阳大墓（帝陵诸侯墓）内多有弓箭刀簇和暗弩发射器，那么为啥在考古发掘中没有被发现呢？难道洛阳古墓皆无防盗设施？

不！洛阳古墓有防盗措施！这是不容置疑的。一位考古专家说：你看看《史记》就知道了，司马迁记载秦陵地宫时写道：“令匠作机弩矢，有所穿进者辄射之。”这是正史，写得明明白白，可见早在秦代就有了盗墓和反盗墓的较量，这是规律，千古一理。

## 洛阳大墓都曾有防盗设施

那么，洛阳的东周王陵、汉魏帝陵、西晋帝陵、北魏大墓、唐墓宋墓，其防盗设施如何呢？有位专家说，要想了解这些，必须先了解历代墓葬的不同形制：夏、商两个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，所以那时洛阳就有王陵了，这类大墓采取深埋措施，以便防盗，而当时的人特别敬鬼神，所以盗墓还不猖狂。

到了东周时期，都城又迁到洛阳了，500多年间死了25个天子，全葬在洛阳一带。正所谓“春秋无义战，战国纷争”。天子诸侯讲究享乐，视死如生，死后都厚葬，连青铜器大鼎这种国器都敢埋在墓里，有的还将整套编钟埋到墓里了。这样的天子墓和诸侯墓，称得上文物仓库，能没有防盗设施吗？

所以，东周天子墓里也会有弓弩机关，只是东周王陵大面积被盗，已是20世纪初的事情了，两三千年间，弓弩早已沤成泥土，怎能开弓射人？但墓中弓弩在最初阶段绝对有杀伤力，而且都定好了角度，对准了墓道、墓门、墓室，称得上GPS定位系统，盗墓者一旦碰上连接弓弩扳机的绊索，必遭受致命攻击。这不是今人的猜测，早在唐人《酉阳杂俎》中有记载：酉阳盗墓贼去盗古墓，打开墓时“箭出如雨，射杀数人”。

专家说，弓弩机关属于动态防御（主动防御），还有静态防御（被动防御）。洛阳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墓就有积沙墓，它比机关墓厉害，历经千年还可防盗。

## 积沙墓活埋盗墓贼

所谓积沙墓，就是建一个巨大的墓体，用大量不含杂质的细沙包围整个墓室，当盗墓者打洞至一定深度时，细沙突然流动，将其活埋。后来，人们在细沙

中混石头，一旦塌陷，沙埋石砸，气势磅礴，更有杀伤力。

积沙墓的实例是：2005年，考古学家在上蔡县郭庄楚墓发现了17个盗洞，其中最早的一个盗洞竟然是战国时打的，这表明该墓修建不久便有人来盗。此墓尽管屡次被盗，但文物没被盗走，墓主人尸骨也在。

后经发掘才知：这是一座积沙墓，除了积沙，沙中还藏石，石头棱角分明，具有杀伤力。最妙的是在墓葬上方设置了假棺，真棺还要靠下，而且在墓室不同层次填充不同作用的沙石层，形成软硬结合的防御体系。所以历经2000多年，墓中文物未被盗走。

夏商时期的墓是土坑深埋，东周时期的墓是积沙积石，到了汉代，出现了砖室墓，防盗技术也跟着改进了。

## 可怕翻板墓，暗中伏杀机

东汉以前，墓是从地面竖着向下挖坑，埋入棺椁，敛以厚土，这叫“土坑竖穴墓”。从东汉开始，人们大量使用砖块建墓，称为“横穴砖室墓”。

横穴墓也是先向地下挖竖坑，但在竖坑的下部再横向着向旁边掏洞，最后用砖砌此洞，形成墓壁、墓顶、地坪、墓门，构成一个安放棺木及随葬品的密闭空间。洛阳的汉魏墓都是这种结构（譬如曹休墓），百姓墓也是这种结构，只是不砌砖。

这种砖室墓虽不易塌方，但最容易让盗墓贼发现，用洛阳铲往下打洞，带上传声器来了，就知道下面有墓，这样的墓怎么防盗呢？有人就发明了翻板墓，类似设置在电影《地道战》中可以见到。即在墓道地坪上再向下挖4~5米的陷阱，长短、宽度一次能吞噬两个盗墓贼即可，坑下固定刀锥利刃，坑口处平覆数块木板，木板中间设轴，下缀一相同重量的物体，呈天平状虚架在那里，与墓道地坪齐平，不露痕迹，人走其上，翻板一翻即命丧黄泉。

考古专家曾发现一个最“狠”的翻板，不在墓道上，而在墓室内。原来墓主人的随葬品是分开存放的，墓室上面仅放一些不值钱的陶罐；墓室下面还有一个墓室，存放值钱的宝贝，这叫墓中墓、室中室。墓主和盗贼打起了心理战，真是有趣。

翻板墓最为可怕，翻板无声无息，专等盗墓贼自投罗网，一旦踏上翻板，跌下去就是死，而翻板又会翻转过来，一切了无痕迹，等待下一个盗墓贼——看来从古至今，盗墓和反盗墓都在进行无声的较量。那么，在盗墓和反盗墓之间，还有哪些绝招呢？请看下篇。



# 昔日洛阳 “行脚商”

民国时期，洛阳商业圈约有三处：老城十字街一带、南关一带、东车站一带。其中，“行商”占了两大区域：南关商业区和东车站货栈区。

“行商”是针对“坐商”而言的，洛阳人称其为“行脚商”，或称为“跑生意的”。而“坐商”都有店铺，似乎坐着不动，这是两者的区别，但“行商”中的有钱人也开自己的商号。民国初年，陇海铁路通车后，洛阳“行商”大鳄就跑到城北设万泰货栈，依托东车站铁路线，将洛阳的土特产批发转运到外地，从中获利。

但“行商”主要还是“跑”，体现一个“行”字，他们立足洛阳，派出“跑外庄的”（购销人员）在各城市间走动，打听各地货价，掌握市场行情，同时见机行事，来往贩运货物。从清初到民国，山西、陕西的“行商”，多在洛阳南关做生意，并在那里兴建了山陕会馆和潞泽会馆。

资金雄厚的大“行商”专事贩运，整批转卖，不做零售生意。当时洛阳人都烧巩县煤，巩县距洛阳有百里之遥，煤矿更远在巩县南部，而“行商”利用的正是距离，赚的也正是差价，就将巩县煤贩运到南关码头，批发给洛阳煤场，一转手即可获得很大利润。起初，曾有“行商”想多赚点儿钱，直接从巩县进煤炭，然后不经过南关码头，大批量运至一乡一村，结果价格不涨反降，只好赔本卖出，这叫“货到地头死”，有经验的“行商”不会这样干。

能大批贩运的“行商”毕竟是少数，大老板云里雾里做生意，你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。倒是洛阳本地的“行脚商”，走街串巷，很是直观，比较好玩，他们也更具“行商”的特点，做的零售生意，手推肩挑、走街串巷，靠脚板经商，嘴甜、腿勤、热情，经营灵活，是其共性。

凤化街、雷家街以及菜市西街都有“行脚商”的人家，小门小户，做生意不贪心，不管啥货物，有薄利就卖，经营领域不固定，经营商品经常换，啥畅销，就卖啥。这些人做生意，全凭积累的经验和活泛的头脑，卖啥吆喝啥，常年流动，说赶集就赶集，说收摊儿就收摊儿。

菜市行中既有专门的“行脚商”，也有菜农兼卖菜，每天清晨挑着新鲜蔬菜，走街串巷大声叫卖。由于市民是当天吃当天买，加之当时没有冰箱，蔬菜不宜保存，所以价格常变，洛阳人说是“千里马赶不上蔬菜行”。

猪贩子最辛苦，他们从乡下收购生猪，赶着猪一路步行，然后到城里卖给屠户。奇怪的是常人赶猪，猪四下乱跑，皆不听话；猪贩子赶猪，猪们都排队走，乖乖地很听话。问其中的诀窍，猪贩子笑而不答。据说，他们身上都抹了熊胆，有怪味，猪害怕，不敢乱跑，不知是真是假。

猪贩子把猪卖到猪行之后，另一类小贩就来了，他们来猪行赊猪，对老板说好话，央求赊一头猪，翌日肉卖完了就来付钱。这些人资金少、没门面、设备简陋，一个木架子一把刀，一个肉案一杆秤，肉摊摆在十字路口。他们往往卖了半扇猪也收不到几个钱，很多顾客没现金，总是赊账。若到上午10点钟肉还没有卖完，得赶紧走街串巷。尤其是夏天，肉得快出手，怕腐烂，这叫“磕头买，烧香卖”，生意很难做。

禽蛋“行脚商”也辛苦，担着担子，下乡收购，城里销售，头天收，次日卖，现收现卖不存货。《洛阳市志》里说：这类“行脚商”都肩挑货物，故称“货郎担”，有换盐的，有卖花米团、消食丸、鸡娃、针头线脑和梳子的，还有卖豆腐、粉条、琉璃咯嘣、草帽、老鼠药的等。

他们的工具很简单，有的只需一根扁担，便可挑上箩筐、竹篓、荆筐、瓦盆、布袋等到处做买卖，投入本钱少，凭的是力气。卖油的却有油挑子，上挂小提子（用来打油），手敲大木鱼，发出“梆梆”声，俗称“卖油梆梆”。吹糖人的担子很好玩，一头有个小煤炉，上坐一个小铁锅，用来熬糖稀；另一头的箩筐内盛的是破铜烂铁、旧衣物、头发等杂物，是刚刚从农户家里换来的——货郎担上的商品一般不收现金，以物易物。

也有推车做生意的，如卖布匹的都是推着车，因为布匹尺幅大、分量重，忌讳折叠。收粮食的也用车，最简单的是既不挑担也不推车的，提着篮、背着筐，走街串巷，或卖花米团，或卖热蒸馍，都是些穷苦人，出来做小买卖，只为补贴家用……